





世界经典文丛



---

EMERSON  
SELECTED ESSAYS

---



# 爱默生精选随笔集

[美]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著 柳飞 编译

*by Ralph Waldo Emerson*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丛



EMERSON  
SELECTED ESSAYS



# 爱默生精选随笔集

[美]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著

柳飞 编译

by Ralph Waldo Emerson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默生精选随笔集 / (美) 拉尔多·沃尔夫·爱默生著 ; 柳飞编译.  
-- 北京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139-1325-6

I. ①爱... II. ①拉... ②柳... III. ①随笔-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① 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6149 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

爱默生精选随笔集

AIMOSHENG JINGXUAN SUIBIJI

出版人 许久文  
作者 (美) 拉尔多·沃尔夫·爱默生  
编译者 柳飞  
责任编辑 刘芳  
整体设计 汪要军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10)59419778 59417747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 B 座 601 室  
邮编 100102  
印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7.5  
字数 80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139-1325-6  
定价 20.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 编译说明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是 19 世纪美国著名思想家、散文作家、演说家和诗人。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附近的一个牧师家庭，自幼丧父，由母亲将其抚养成人。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和哈佛神学院，1829 年，被任命为波士顿第二教堂牧师。数年后辞职，先后三次游历欧洲，并与散文大师卡莱尔成为终生至交。1834 年，初次游历归来后，爱默生潜心读书、写作，并发起“超验主义俱乐部”，成为美国超验主义哲学的代表。1864 年，他成为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1866 年，获得哈佛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爱默生的文学地位是在他出版《随笔第一集》和《随笔第二集》后才确立的，重要作品《论自立》《论友谊》等被全世界人民所熟知，终其一生，爱默生没有致力于任何理论体系的建设，他只注重人的心灵，但他也并没有脱离现实，如他自己所说：“一个完人是那生活在人群中间而又能极其和蔼可亲地保持寂寞的独立的人。”

爱默生在 19 世纪美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自立主张、民权观念等对美国人民影响深远，许多观点后来为历史证明都具有先知性。美国前总统林肯曾赞喻他为“美国的孔子”“美国文明之父”；同时他还是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被认为“有了爱默生，美国文学才真正诞生”，被尊为近代“美国文艺复兴”的旗手。

爱默生的随笔注重在思想内容上让哲理深入浅出，故有人评价他“似乎只写警句”。他的文字所透出的气质无法言喻：既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形式，又具有开放的民主主义精神；既有贵族式的傲慢，也有平民式的直接；既清晰易懂，又常常夹杂着神秘色彩……英国著名的作家马修·阿诺德称他以散文创作了 19 世纪最重要的作品，是“那些栖居在精神世界中的人们的良师益友”。

爱默生毕生反对权威，崇尚直觉，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他认为“人应当学会的是捕捉、观察发自内心的闪光，而不是诗人和伟人们的圣光”。爱默生在美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对美国民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则是他的随笔。爱默生的《随笔第一集》出版于 1841 年，三年后又出版了《随笔第二集》，《爱默生精选随笔集》中收录的五篇文章均集中反映了爱默生思想的精髓，并代表了爱默生随笔的最高成就。

爱默生虽然在思想上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哲学体系，但是他以诗人的激情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风格，成为了美国超验主义哲学的代表。因为他的随笔集和思想均涉及面广，因此，编译上有些难度，望各位读者与编译者及时交流，批评指正。

## 目录

论自立·····	001
论爱·····	037
论性格·····	053
论友谊·····	075
论谨慎·····	095

论 自 立

SELF-RELIANCE

不要在自身之外寻找你自己。



## 老实人的命运·尾声

博蒙特和弗莱彻

人就是自己的星宿；灵魂能  
塑造一个诚实而完美的人，  
光明、声势、命运全由它指导；  
人的一切遭遇来得不早也不迟。  
我们的行为如果善，就是我们的天使；如果恶，  
就是悄悄从我们身边走过的勾命阎罗。

孩子扔到石头上，  
叫他吮吸母狼奶；  
冬天鹰狐来护养，  
手定强壮脚必快。

不久前的一天，我读了几首由一位杰出的画家写的诗，它们立意新颖，也不落俗套。先不说诗的主题怎么样，灵魂总是从字里行间听到一种告诫。这些个诗句中，所倾注的感情价值，远远超过了它包含的思想的价值。坚信自己的思想，坚守内心适合自己的就适合所有人——这就是天赋。如果你说出心底的信念，那么信念就一定会变成普遍的感受；因为在适当的时候，最隐秘的就会转变成最公开的——我们最初的思想会被“最后的审判”的号角送归到我们耳边。尽管每个人都非常熟悉心灵的声音，但是我们认为摩西、柏拉图和弥尔顿最大的功绩就在于他们对书本和传统的蔑视，他们只说自己想到的东西。当心灵的微光闪过，人应该学会发现和观察它，而不是诗人和圣贤天空里的光彩。他却因为那是自己的东西，就擅自摒弃了自己的思想。在天才的每一部作品中，我们认识了我们自己抛弃了的思想：它们回到了我们身边，却带着某种疏远的威严。从对我们的教益而言，伟大的作品也不过如此。它们教导我们：当对方呼声最高的时候，我们要平心静气和、坚持我们自发的感想。否则，到了明天，我们曾经一直想到和感受到的东西，却成了某个陌生人的高明的说词，我们只能被迫从别人那里取回原本是自己的见解，而且还要满怀羞愧。

每个人在求知期间，有一天都会得出这样一种信念：妒嫉就是无知，模仿无异于自杀；一个人无论好与坏，必须让命运属于自己；如果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努力耕作，就不会有任何一粒有营养的粮食自己送上门——即使这广阔的宇宙不乏善举。他潜藏的力量十分奇妙，除他之外，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本领，而且不经过尝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一张面孔、一个人物、一件事，在他那里留下深刻印象，而另外一个人却没有，这不是平白无故的。铭刻在记忆中的这种东西有着前定的和谐。眼睛能看到那道光，是因为它被安置在了那道光线应该照到的地方。我们不能充分表现自己，而且对我们各自所代表的那种神圣的观念感到羞愧。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这种观念特别恰当，必然会创造出好的结果，因此应该去忠实地传达它，可是这份功业，上帝可不愿意让懦夫来阐明。一个人只有竭尽全力地用心工作，才会感到安心和快乐；如果他说的或做的并非如此，那么他将得不到安宁。那是一种没有解脱的解脱。还处于尝试的阶段，他就被他的天赋所抛弃；没有灵感的眷顾、没有发明、没有希望。

信赖你自己吧，每颗心都在随着那根铁弦颤动，接受你的位置吧，神圣的天意早已给你安排好了。接受与你同时代人所处的这个社会，以及种种事件间的联系。伟大的人物向来是这样做的，而且像孩子一样把自己托付给同时代的天才，来表明自己的心迹：绝对可信的东西就在他们心底深处，通过他们的手，在他们的存在中起着主导作用。我们都是成年人，必须在最高尚的心灵里接受相同的超然命运；我们不是躲在受保护角落里的婴儿和病人，也不是革命

面前临阵脱逃的懦夫，我们是领袖，是救世主，是恩人，服从全能者的意志，冲向混沌和黑暗。

关于这个问题，从儿童、婴儿甚至动物的面孔和行为表现上，大自然给了我们多么神奇的启迪啊！那种分裂和叛逆的心灵，那种对某种感情的怀疑态度，他们并不拥有。他们有完整的心灵和未被征服的眼光，当我们盯着他们看时，惴惴不安的反而是我们。幼年时不会对任何人顺从：所有人都要顺从他，所以通常是一个婴儿会让四五个逗他玩的大人都变成婴儿。同样，上帝也赋予青少年和成年人所应得的桀骜和魅力，使他受人羡慕、受人亲近，使他的要求能被重视，假如他愿意尊重自己的话。不要因为青少年不能跟你我讲话，就认为他们没有能耐。听！在隔壁的房间，他的声音清晰而果断。看起来他知道怎样在同龄人之间谈话。羞怯也好，大胆也好，他会知道怎样让我们这些长辈变得无足轻重。

小孩子不愁没有饭吃，而且还像贵族老爷一样不屑于做点什么或说点什么去讨好他人，这种泰然自若的气质正是人性健康心态。在客厅里的孩子如同在剧院里的坐低价票座位的观众；无拘无束，不负责任，在自己的角落躲着，观察眼前的人和事，以孩子的迅速、简单的方式审讯、宣判他们的功过，他们或好，或坏，或者有趣，或者傻里傻气，或者能说会道，或者令人讨厌。他不去考虑后果，不计较得失，所以能做出一种独立的、真实的判决。而你要讨好他，他却不讨好你。可是成年人则不然，他早被自己的意识禁锢起来了。一旦他有什么大胆的行动或者言论，立刻就相当于身陷囹圄，他受

到无数的人的关注，有的同情，有的愤恨，他不得不考虑这些人的感情。这里没有忘川（希腊神话中的冥河之一，亡灵喝了河里的水就会忘掉一切）。他是多么想重新回到他的中立位置上去啊！所以，谁能逃避这种种誓约，或者虽然已经履行，但是还能以原来的那种不被左右、不被偏见束缚、不接受贿赂、不畏强暴的纯真来履行，谁就一定令人敬畏。他常常对时事发表看法，这些见解明显不是一己私见，而是警世通言，所以如雷贯耳，令人闻之生畏。

这些是我们离群索居时所听到的声音，可是一旦我们进入世界，它们就渐渐衰弱，乃至杳然无声了。社会各处都在密谋对抗每个成员的阳刚之气，社会是一家股份制公司，每个成员之间都达成协议：为了更有把握地向每个股东提供食物，就必须取消其他吃饭的人的自由和教养。服从就是求之不得的美德，自立就是它深恶痛绝的东西。真实和创造者，不是社会所喜欢的东西，它喜欢的是名义和陈规。

所以无论要做什么样的人，都决不能做一个顺民。想要获得不朽的荣耀，绝不可被善的空名所牵累，而必须要弄清楚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善。归根结底，除了自己心灵的完善，其他什么神圣之物都不存在。解脱自己，回归原本的自我，你一定会赢得全世界的赞赏。我小的时候，有一位尊重的师长总是用教会的教条灌输于我，我还记得我是怎样不假思索的回答他的。我说，如果我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那我与神圣的传统有什么关联呢？我的朋友启发我说：“这些冲动可能是自下而来，而不是从上而来。”我回答说：“我看未必。不过假如我是魔鬼之子，那么就让我按魔鬼的指点生活好

了。”依我看，除了我天性的法则，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神圣的法则。好与坏不过是一些名义上的说辞，随便这儿或那儿都可以挪用。凡是符合我性格的东西就是正确的，违背我的性格的东西都是错误的。一个人在所有反对势力面前立身行事，仿佛一切都是有名无实，过眼烟云，唯独他是例外。一想到我们轻易的向标记和虚名，向庞大社会和僵死体制投降，我就感到羞愧难当。每一个举止得当、谈吐优雅的人对我的影响和触动并不是恰到好处的。我应该昂首挺胸、充满气势地走路，千方百计说出粗犷的真理。假如恶意和虚荣穿着慈善的外衣，会行得通吗？如果一个怒气冲冲的、一意孤行的人来设想恢弘的废奴事业，带着来自巴巴多斯的最新消息来找我，我为什么不能对他说：“疼你的孩子去吧，关心你的伐木者去吧：要和善和谦逊，要有那种风度，千万不要用这种对万里之外的黑人表现出的难以置信的软心肠粉饰你那咄咄逼人的野心，你对远处表现的爱就是对家里的恨。”这样向人致意虽然粗鲁无礼，可是说真话要比假仁假义更得体。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否则什么也算不上。仇恨论在呜咽哀鸣之时一定被宣扬成为仁爱论的对策。当我的天才召唤我的时候，我就避开父母、妻子和兄弟。我要在门楣上写下“想入非非”。我还是盼着最终要比想入非非好一些，可是我们不能把整天的时间都浪费在解释上面。别指望我会说明我为什么想群居或者独处的原因。也不要像当今的善人所做的那样，对我讲什么有改变所有穷人处境的义务。

他们是我的穷人吗？我告诉你，你这愚蠢的大善人，我不会把钱送给那些我不相干的人，一分钱都舍不得。对某一个阶层的人，

由于有种种精神上的共鸣，我是可以由他们随意调遣的；如有必要，我不惜为他们赴汤蹈火。但就是不做你那些名目繁多的廉价的慈善活动；不参与那些愚人学校的教育；不建造那些徒劳无益的教堂，况且现在已经造了不少，用场也不大；不向酒鬼们施舍；不组织那些重复的救济团体——虽然我也会略有羞愧地承认：我不得不在有时候破费一块钱，可那是毫无善意的一块钱，不久之后，我就会有勇气拒绝给予。

按照大众的评价，美德与其说是规定，倒不如说其是个例外。人与他的德行并不是一回事。人做的那些所谓的善举，如见义勇为、乐善好施之类，就跟他们不参加日常的游行而必须缴钱作为抵偿一样。他们干这种事只算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一种赔罪或辩白——好比病人和精神病患者交昂贵的膳食费一样。他们的美德就是苦修赎罪。我不想赎罪，我只想生活。我只为生活而生活，并非为了观赏。我倒宁愿它能低调一些，方能真实而平等，而不愿意它光彩夺目，动荡不定。我希望它健康、甜美，不必节食和流血。我要“你是一个人”的主要证据，而不是脱离了人本身来论及他的行动。我知道，对于那些所谓的高明行动，无论我是做了还是没有做，于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我拒绝在我拥有固有权力的地方再购买特权。我虽然才疏学浅，却是实际存在着，因此没必要为了我自己或我的同伴安心而要求任何间接地声明。

我必须做的事是与我有关的事，而不是人们所想的事。这个规则，在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同样严苛，所以完全可以用来区分伟



大和渺小。因为你总会发现这样一些人，他们觉得他们比你更清楚你自己的职责是什么，因此，这一规定显得更加严厉了。在世界上，以世人的观点生活容易；在隐居时，按自己的想法生活也不难；可是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他能在芸芸众人之中尽善美地保持了特立独行的个性。

之所以反对顺从一些个习俗（对你来说已经僵化死去），就在于它会分散你的精力，耗费你的时间，使人对你的性格印象模糊。如果你维护一座僵死的教堂，替一个僵死的圣经社会效命，跟随一个大党去投票，要么支持政府，要么反对它，像一个无能的管家婆一样摆弄你的餐桌——在这一切的遮掩下，我就很难发现真正的你。当然，多少精力从你自己的生命中抽走了。然而，做你的工作，我就会了解你。做你的工作，你就会充实你自己。一个人必须考虑：顺从这种把戏就是捉迷藏。假如我知道你的派别，我就会预料出你的论调。我听说一位牧师把该教会制定的一项规章的权宜之计宣布为布道的题目。他根本说不出一句新鲜自然的话，我难道事先不会得知？尽管他把该制度依据说得天花乱坠，他决不会去做那样的事，难道我不清楚吗？他保证看问题只看被允许的那一方面，不是作为一个人去看，而是以一个牧师的身份去看，难道我不知道？他是一个被聘请的律师，法官席上的好些派头都是空洞透顶的装腔作势。唉，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的眼睛用一块手绢蒙住了，并把自己束缚到某一个普遍通用的观点上。这种顺从使他们不仅在一些事上弄虚作假，再编造几句谎言，而且在所有的事情上也阳奉阴违。他们的每个真理都不怎么真。他们的二不是真正的二，四也不是真正的四；